

商城
拾零

灌河的水声

孙牧青

确切地说,我是在若干年以后才知道它的名字的,少年时那条常常飘过我眼前的、白亮亮的水就是灌河。它发源于我家乡的黄柏山,最终还是投入了淮河的怀抱。逝去的水样年华,还有故土的欢乐与忧伤,都始于那条河,多少年了还深深地植在我逐渐衰老的记忆中。

我曾在一篇旧作中提到过我的表兄杨来源,他是我童年时难忘的伙伴。寒冬腊月大雪封门的时候,正当我们围炉闲话说到他,有一天他真的神话般从天而降!门口倏然站着一个小雪人儿,肩上挑了满满当当的两筐大白菜。只见他飞也似的一股脑儿擦下菜挑子,也顾不了劳累,上前来了拉了我的手,小哥们儿、小姐们儿很快就乐在了一起。表哥家在河之北,我家在河之南,隔河相望约有六七公里。少年的我,那时不止一次地在心里设想着表哥的英勇与无畏,这种联想多半是基于冬天结冰的灌河——那个赤足在沙滩上破冰涉河、不畏严寒的美少年,现在想一下还会牙齿打战呢。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表哥也就十三岁。

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我终于可以天天与灌河相依相伴了。我任教的那所中学离灌河只有百米之遥,每天放学后,我唯一可做的事,就是循着河岸去散步。那时的我百无聊赖,搁浅的青春在荒芜的绝壁

上无望地生长。农村的教员很清苦,当时每月的月薪正好够应付我当月的烟资。当一个人的衣食都得不到基本满足时,生活便会像燃不透的半湿柴火,穷日子天天冒着滚滚的浓烟,这种近乎绝望的奢望时时让一个人的精神陷入漫无边际的忧虑。说到底,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又真正拥有多少的快乐时光呢?人总在为衣食而忧,为诸多生存以外的境遇而忧,生命的困惑总是接踵而至。我那时活得很浑,不懂生活的艺术,遇事又不知退让。在一个人的叹息中度日如年,整日沽酒买醉,彻夜恋赌不归,心里总窝着一肚子的不明郁气。除了疲惫,感觉不到任何快乐。经济的困窘不堪,有时竟让一个人活得很卑微、很没趣、很没尊严,甚至就连平素说话都会不自觉地让人三分。一个大脑整片空白的书生,徒有一番想走出去闯一闯的念头,却又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那时的我,看不到眼前和未来的路在哪儿。

灌河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条没有涛声的河流,只静静地与世无争,温顺而祥和。

灌河的水照例会在盛夏来临之前涌满了河道,缓缓的细浪轻舔着地势稍高的堤岸,不小心一脚踩上去,河沙会连人一起无声的塌下去。宽阔处,一望无际的水草生得正旺,从河的两

岸一路铺展开去,紫云英高举着柔嫩的小手儿,摇曳着娇小的身姿,像妩媚多情的少女;远处层峦叠嶂,于黛色的苍郁中会突现一段彩虹,老乡说那是映山红。夏天的夜晚,我时常独自一人独步踱出校门。展现在眼前的是大片的西瓜地,阔阔的叶子在月光下萎着,白日里碧绿的风姿早被骄阳掠走了,此时只与夜合奏成眼前灰暗的景象。微风轻过,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宛如恋人的窃窃私语。顺着瓜地可以一直漫步到河沿,又从河边漫步至校园。

我在学校里被分配做初中一年级的数学老师。让一个高中毕业生去教初中数学,我心里忐忑,怕误人子弟。后来想想,我那时所有的勇气与自信竟来自我初中的一位老师。

她每每挺立于讲台的那一瞬,表情总是严肃的,精神抖擞地饱含着青春的激情。一连串流利的英语响亮地滑入你的耳膜,悦耳得很。一年四季她好像只着草绿色上装、铅灰色的筒裤,风纪扣把衣领绷得挺挺的。总之,她身上散发的是那种极其纯朴的美,是学生眼顺的朴实与自然。即使在校园内,她也总是昂首挺胸、步履矫健。

她叫刘克菊,当时刚20岁出头,从潢川师范培训一年后,直接登上初一讲台教我们英语。

挑剔老师一直是我的坏毛病,喜

欢哪位老师便会不自觉地热衷于哪门功课。刘老师的智慧在于她很善于在课堂上营造一种竞争的氛围,让学生们一个个都在私下里较劲儿。记得我那时从心底里特别怕她,却又天天盼着她的英语课。课堂上,我的心一直“咚咚”跳个不停,生怕被老师提问,偶尔有一两次回答不出来的尴尬,会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在刘老师教授英语的两年中,我的成绩一直稳居班前几名。

有一年回家乡,巧遇一同学,提议邀请当年的中学老师一起聚聚。我们邀请刘老师参加,但她临时有事脱不开身,很是遗憾。

30年就这样过去了,时光的脚步真是太快。当年的表哥早已当爷爷抱了孙子,现在的刘老师也快到光荣退休的年龄了。为了谋生,我从家乡漂到了北方,又从北方辗转至省城,童年与少年时的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了,偶尔会有家乡人来,情不自禁中总是想起中学时的刘老师,您还好吗?

那时的她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扎了一对小短辫,皮肤白皙,好像她的牙齿略有些不整齐,但她依然是美丽的。

往事如烟,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堪回首。灌河的水声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是清晰的,那时也许我已入了梦乡。

诗品时空

给母亲立碑

姜舟林

清明的凄厉雨丝
适合缝补思念的遗忘
依稀看到母亲向我走来
手中拐杖戳弯了脚下的路
我是在梦中被母亲唤醒的
不要熬夜,天冷了要多加衣服
母亲的手像瓷器,裂出生活的碎片
却颤抖着慌乱为我盖被子
而母亲真的走了,去到很远的地方
其实,我与母亲只隔了一束光的距离
母亲雪白的发丝就是一道闪电
照亮我的梦境,执着的人生
母亲为我养的鸡、种的菜、收的花生
都成了记忆的元素,母亲慈祥的
照片,还有我俩的合影
在我面前、在我脑中,一天比一天清晰
母亲用一生的清苦,养满满脸的沧桑
用一生的絮叨,温暖我疲倦的身心
我奉给母亲的只是羞愧,回天无力的怅惘
给母亲立碑,将名字镌刻
在我灵魂深处
跪在墓碑前,看到母亲端坐在春天里
思念在清明的雨中,越长越高
变成探望母亲的天梯

是你,改变了我

薄雨言

天边的酡红,渐渐淡了。临近考试,心里颇有些烦闷。

“嘶”,又一张草稿纸被我撕碎,墙上时钟指针已悄然转过几圈,耀武扬威地走过十点,而书桌上不过多出了几张支离破碎、伤痕累累的纸张。

我烦躁而无助地将纸尽数扫下桌面,便走出家门。街道上嘈杂与纷闹,车辆来来往往,鸣笛声此起彼伏。商场门前,扩音器不知疲倦地喊着;沿街小店,相互攀比着灯光与音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和一坛的美丽猝不及防地撞了个满怀。又是不经意间,瞥见其中一个若隐若现的小小灰色身影。

是你——一位园丁。

宽大厚实的帽子仍挡不住你活力的散发,脸被晒得黝黑。斑斑灰色的泥点似乎抹去了那身衣服原有的美丽,让你仿佛与花坛融为一体。

你用小铲子熟练地挖开干燥坚硬的石块,向前微微一翻,沙石腾空飞了起来。你手握铲柄,再一窝、一旋,随后便出现了

一个湿润的小土坑,仿佛黑森林蛋糕的中间让一个馋嘴的孩子给偷吃了去。继而转身,小心翼翼地捧起一颗植物,轻轻栽下,放稳。直到那束绿不再对新环境恐惧,肆意伸展着身躯,你再一点一点地将根部深埋于土壤,用力将土按实抹平,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安心。

汗水从你花白的两鬓间流下来,经过沟壑纵横的脸庞,砸在你新挖的小土坑里,夹杂在草木清香的泥土中。终于,几颗栽罢,你略有疲惫。倚在花坛边,用搭在肩头的毛巾擦了擦额头,却不知那毛巾早已湿透。你看着这满园春色,傻傻地笑着,目光里的春色,似乎是这世间的万千珍宝。

那一朵朵花精灵正栖息在枝干间。忽一阵风来,花瓣飞舞,纷纷扬扬似雪飘落,一时之间,天与云,山与水,仿佛都沉寂了下来,似一幅流风雪景

图。而那触手可及的,那汽车急速奔驰扬起的灰尘,那小店铺门前令人迷乱的彩光,那楼道中邻人争吵的声音都随风消散,安静得似能听到你内心的淡然。

世间,你我二人而已。

我终于明白,无论面对怎样的困扰与黑暗,都要有着一份平静,一份淡然。在光影中坚守自己的内心,在喧闹的世间绽放出自己的美丽。

又是一个夜深人静之夜,静坐桌前奋笔疾书,心中也不再烦躁,不再抱怨作业多。时间的指针悄悄走过,窗对面,万家灯火熄灭。恍惚间,你的身影在我眼中越发清晰,如同春天般美丽。是你,改变了我……